

夏蝉

傅菲

在山谷口，一个戴草帽的妇人在割稻子，一个赤脚的男人在打谷子。打谷机在咯哒咯哒响，稻衣扬起来。山谷口呈梯级三角形，种着蔬菜、棉花、甘蔗、树苗，唯有这一块水田种了早稻。一棵香椿树兀自从田埂突起，树冠似圆桶，蝉声从冠顶发出，吱呀吱呀。

赤脚的男人去溪涧取水，打谷机安静了下来，像一艘乌篷船，疲惫地停靠在江埠头。太阳猛烈，地面腾起热浪。蝉叫得肆无忌惮，吱呀吱呀吱呀。这是一种干燥、沙哑、歇斯底里的叫声，令人烦躁。

早稻已鲜有人种了。7月，田畴绿茵茵。一季稻尚未扬花，禾秆肿胀，绿叶肥厚。稻浪沉重。在稻垄，董鸡叫得低沉又清脆，咯咯咯。蛙、田螺、泥鳅、蜘蛛、蛾，都是董鸡爱吃的。它蓬开翅膀，甩着喙吃食。稻禾瑟瑟摇动。在田埂施豆苗肥的人，扔一个石块过去，董鸡撒开脚，在稻垄里乱闯。稻浪起伏。蝉从田畴中央传来叫声：吱呀吱呀吱呀。太阳越烈，蝉声越急。于是，乡人以拟声词“吱吱呀”作夏蝉之名。

听夏蝉之音，可判断室外气温。气温自低往高，蝉声的单音节和音量也发生奇妙的变化，通常是这样的：吡毗毗呀——吱呀呀——呀吱呀呀吱呀——呀吱呀呀。很仔细地观察过夏蝉的鸣叫。它鸣叫时，微微翘着尾，大翅和小翅在激烈地振动，体部似被电触般震动。似乎夏蝉的每一声鸣叫，都拼尽了浑身之力。鸣叫，生命何其短。

蝉声歇了，晚空暴出了星幕。油蛉开始吟唱，蛙声四起。朝阳升起，蝉鸣如晨钟；夕阳沉落，蝉鸣如暮鼓。

在山谷口听到了蝉声，我又折了回来，不去山谷，去了河边树林。蛇床花开得正白，千里光开得正黄。一群灰背乌蝶在柳树上嬉戏。河水哗哗而流。白鹭站在浅滩，对着倒影，梳理自己的羽毛。蝉鸣如笛，也如瀑。

瀑布泻下来，淋湿了听蝉人短衫。河风在吹，短衫摆动。

夏蝉为何而鸣，谁又知晓。

砍来桂竹，去枝取竿，在竿头挂一个网兜，去河滩或田畴中的杨树林，循声寻蝉。吱呀吱呀，蝉吸在树桠上，振动膜翅，不知疲倦地鸣叫。蝉隐藏在树叶下，黑黑的甲壳与树皮相近，很难被天敌（鸟类、蛇类）发现。鸣声卖了它。孩童撑起竹竿，扑下去，捞下蝉。捏一下蝉腿，蝉吱呀呀叫了起来。蝉是羞赧的昆虫，怕痒，痒了就亮声叫。其实不是怕痒，而是捏的时候，触碰了上腹节，蝉在挣扎，引起了鸣肌振动。

孩童扯下膜翅，喂蚂蚁。两只黑头蚂蚁抬着膜翅回巢，如船夫升起帆船，破浪前行。捕下的蝉，用筐箩晒在矮墙上。蝉脱水而死，成了硬壳。晒干的蝉收集在一起，卖给镇里的中药店。卖了三五块钱，孩童拿去买小人书，买棒冰，买皮凉鞋。柳树并不高，柳枝垂下来，浮荡在河面。蝉喜柳树。孩童一天可以捕十几只蝉。

即使捕不了那么多蝉，还可以在树干上捡蝉壳。中药店也收蝉壳。蝉是不完全变态昆虫，有蝉蜕现象。初夏，蝉产卵在土中，孵化幼虫，以树根草根和植物汁液为食，不经过化蛹，直接蜕皮为成虫。初化的成虫，鸣声嘹亮温润，吱了吱了，叫得河水荡漾。以拟声词取名，蝉又名知了。雄蝉数日内发育成熟，以鸣声赢得雌蝉的爱，与雌蝉相配之后，不日而亡。

雄蝉多数是死在树上的。人钻木取火，钻木取水。为补充水分，口器插入树干，饮取汁液。插进去的口器，再也无力拔出来。孩童捡蝉壳，也捡死蝉。

在村郊，有大片大片的玉米地。玉米结出了棒棒子。傍晚，夕阳沉落，山梁如一炉将熄的火。火烧云盘踞。在玉米地，蝉声此起彼伏。这是夜幕降临拉起的汽笛。没有蝉声的傍晚，是寂寥的；有蝉声的傍晚，更寂寥。吱呀呀吱呀。蝉声是一种民谣。它在等待夜露。它口渴难忍。甚至未等到夜露凝结，蝉在鸣叫中耗尽最后一腔热情，死在玉米杆上。草木一秋，时枯时荣。鸣蝉，生命何其短。

蝉声歇了，晚空暴出了星幕。油蛉开始吟唱，蛙声四起。朝阳升起，蝉鸣如晨钟；夕阳沉落，蝉鸣如暮鼓。

在山谷口听到了蝉声，我又折了回来，不去山谷，去了河边树林。蛇床花开得正白，千里光开得正黄。一群灰背乌蝶在柳树上嬉戏。河水哗哗而流。白鹭站在浅滩，对着倒影，梳理自己的羽毛。蝉鸣如笛，也如瀑。

瀑布泻下来，淋湿了听蝉人短衫。河风在吹，短衫摆动。

夏蝉为何而鸣，谁又知晓。

从那以后，鲁迅慢慢地开始和良友图书公司有了业务往来，他交由《良友》出版的第一部书为《苏联作家二十人集》。此书出版后，一时洛阳纸贵。虽然几年后梁得所离开了《良友》，但并不影响鲁迅与良友的继续友好合作。不过，两者之间亲密合作的时间并不长，到鲁迅去世时，他们前前后后也就合作了七八年时间。

鲁迅去世后，当时《良友》画报第121期的所有稿件已经全部编好，部分内容也已在印刷中，但为了表达对鲁迅这位老朋友的哀思，《良友》临时抽掉了四个满版的稿子，代以“一代文豪鲁迅先生之丧”为题，全面报道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实况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良友》画报对于鲁迅去世的悼念和其他报刊有所不同，是以图片报道为主。在专版中，有大量一手图片，包括鲁迅生前的居所、藏书，以及司徒乔所画鲁迅的遗容，许广平母子等等，同时还有追悼会的盛况。而悼念文字仅有一篇千余字的“鲁迅先生传略”。

因为图片报道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，《良友》的专版刊出后，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，当然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。可以说，用图片的形式报道某一新闻要素和新闻事件，《良友》画报在当时无疑走在了前列。

1928年初，梁得所接手《良友》画报后，一改其鸳鸯蝴蝶派风格，开始关注时政和中国现实。当年3月，在鲁迅插画作者司徒乔的介绍下，梁得所到景云里拜访了鲁迅，这也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。那天，梁得所向鲁迅赠送了自己的散文集《若草》，并约好了拍照时间。

3月16日，梁得所第二次来到鲁迅寓所，给鲁迅拍了四张照片，又给鲁迅第二任妻子许广平拍了一张。其实，除了出版图书时必须放一张作者简介外，鲁迅并不喜欢在报刊上登自己的照片。到了1928年4月30日，《良友》画报在第25期刊出了梁得所拍的鲁迅照片，以及梁得所写的一篇访问记，这也是鲁迅首次登上《良友》画报。

砍来桂竹，去枝取竿，在竿头挂一个网兜，去河滩或田畴中的杨树林，循声寻蝉。吱呀吱呀，蝉吸在树桠上，振动膜翅，不知疲倦地鸣叫。蝉隐藏在树叶下，黑黑的甲壳与树皮相近，很难被天敌（鸟类、蛇类）发现。鸣声卖了它。孩童撑起竹竿，扑下去，捞下蝉。捏一下蝉腿，蝉吱呀呀叫了起来。蝉是羞赧的昆虫，怕痒，痒了就亮声叫。其实不是怕痒，而是捏的时候，触碰了上腹节，蝉在挣扎，引起了鸣肌振动。

孩童扯下膜翅，喂蚂蚁。两只黑头蚂蚁抬着膜翅回巢，如船夫升起帆船，破浪前行。捕下的蝉，用筐箩晒在矮墙上。蝉脱水而死，成了硬壳。晒干的蝉收集在一起，卖给镇里的中药店。卖了三五块钱，孩童拿去买小人书，买棒冰，买皮凉鞋。柳树并不高，柳枝垂下来，浮荡在河面。蝉喜柳树。孩童一天可以捕十几只蝉。

即使捕不了那么多蝉，还可以在树干上捡蝉壳。中药店也收蝉壳。蝉是不完全变态昆虫，有蝉蜕现象。初夏，蝉产卵在土中，孵化幼虫，以树根草根和植物汁液为食，不经过化蛹，直接蜕皮为成虫。初化的成虫，鸣声嘹亮温润，吱了吱了，叫得河水荡漾。以拟声词取名，蝉又名知了。雄蝉数日内发育成熟，以鸣声赢得雌蝉的爱，与雌蝉相配之后，不日而亡。

雄蝉多数是死在树上的。人钻木取火，钻木取水。为补充水分，口器插入树干，饮取汁液。插进去的口器，再也无力拔出来。孩童捡蝉壳，也捡死蝉。

在村郊，有大片大片的玉米地。玉米结出了棒棒子。傍晚，夕阳沉落，山梁如一炉将熄的火。火烧云盘踞。在玉米地，蝉声此起彼伏。这是夜幕降临拉起的汽笛。没有蝉声的傍晚，是寂寥的；有蝉声的傍晚，更寂寥。吱呀呀吱呀。蝉声是一种民谣。它在等待夜露。它口渴难忍。甚至未等到夜露凝结，蝉在鸣叫中耗尽最后一腔热情，死在玉米杆上。草木一秋，时枯时荣。鸣蝉，生命何其短。

蝉声歇了，晚空暴出了星幕。油蛉开始吟唱，蛙声四起。朝阳升起，蝉鸣如晨钟；夕阳沉落，蝉鸣如暮鼓。

在山谷口听到了蝉声，我又折了回来，不去山谷，去了河边树林。蛇床花开得正白，千里光开得正黄。一群灰背乌蝶在柳树上嬉戏。河水哗哗而流。白鹭站在浅滩，对着倒影，梳理自己的羽毛。蝉鸣如笛，也如瀑。

瀑布泻下来，淋湿了听蝉人短衫。河风在吹，短衫摆动。

夏蝉为何而鸣，谁又知晓。

在祖国的南海之滨，有一座美丽的城市，她娇美如花，绽放在热带滨海；装束若仙，飘逸在南国边陲；她胜似赤子，激扬在火热一线。这里，便是传说中的“诗和远方”，让人神往之城——三亚。

三亚是璀璨夺目的明珠，闪耀在烟波浩瀚的南海。三亚因三条河流汇合入海而得名，古称崖州，有海角天涯之意。历史上，这里曾是朝廷流放官员的谪居之所，是远离政权中心的蛮荒之地。世易时移，如今的三亚，成为享誉中外、人皆向往的热带滨海旅游胜地，是自贸港的前沿阵地。你若身临其境，不由赞叹，这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；这里绿意盎然，生机勃勃；这里充满希望，前程似锦。美妙如天堂般的三亚，就像磁石一样，把天南地北的人们吸引到此。

有一种蓝，你见了就有挥之不去的记忆，那是三亚的蓝。这种纯粹的蓝色，是湛蓝湛蓝，天空没有云，没有风，蓝得像一张纸，蓝得像一面镜子，蓝得像海一般深邃。抬头仰望天穹，令人遐想，蓝色深处莫不是天国，那里有天仙在舞动，有圣灵在歌唱，空灵而奇妙的声音，从悠远的高昂的头顶，传送到耳际。天穹的蔚蓝，倒映在开阔的三亚湾上，三亚湾连着无边无垠的南海，整个海面都变得湛蓝湛蓝，在晴空之下荡漾起伏，海韵律动。只见海天之间，一百零八米高的海上观音圣像，巍然屹立，她一面手持莲花，一面手持经书，一面手持佛珠，仿佛踏着轻云，徐徐飘来，她慈眉善目，布施菩提，给苍茫大地送来慈悲和福音，那种庄严神圣，令人油然而生无比的敬畏。

三亚的绿，会带给你醉了一样的感觉。酒会醉人，没想到三亚浓绿胜酒，这里三面环山，一面抱海，鹿城春色深，碧海连天远。由于地处北纬十八度，没有冬天，山山水水碧绿欲滴，椰风浩荡。任凭你高歌其怀，旷达其意，你会发现三亚形似披着绿装的凤凰祥瑞，鹿回头是凤凰伸展的头部和脖颈，东西两侧是凤凰健硕的两翼，向北边绵延的山岭是凤凰的身躯，这只硕大的凤凰神鸟，欲展翅膀，势不可挡，城市整个儿被罩在绿色双翼下，荡漾在绿色海洋之中，确实令人震撼。绿色里点缀着鲜艳的凤凰花，一片片，一行行，簇簇，也有一点点的，仿佛天上的云彩降在了人间。还有三角梅竟放在景区，在路边，在房前，在屋后，在家居的阳台上，娇艳夺目，格外有灵性，好像开在心上一样美。在绿水静流的三亚河上，白鹭齐飞，群起群落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浑然天成！

三亚的霞，是上天施予的恩物，你哪怕只是看上一眼，也会勾走人的灵魂。静坐三亚湾海边，观看夕阳西下，是人生最愉悦的事儿。这里有延长十几公里的白细海滩，有飘拂不停的浓郁椰风，有泛着金波的浩瀚大海，你看着西天一轮落日，在云彩里渐渐变得金黄起来，正往地平线缓缓下沉。云彩在阳光的返照中，变成了五颜六色，梦幻一般，有的像龙凤呈祥，有的像百鸟来朝，有的像栩栩如生，有的像爱侣双向奔赴共相拥，整个西天染得如一幅彩绘，斑驳陆离，给人以心灵触动和无限遐思。夕阳穿过云霞，映衬在广阔的海面上，照射在茂盛的椰林里，顿然催人追逐落日穿越天国的冲动。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，就如同生命中的最后一束霞光，尽管无法挽留，但它的美已经深深地留在了人间，永驻在人们的幸福里。

海甸溪，犹如一个曼妙的女子，娉婷婷，在雾蒙蒙中从太阳升起的地方，缓缓而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；海甸溪，犹如一条绿色的绸带，舞动着身姿，安逸地斜倚在骑楼老街的边缘；海甸溪，犹如一把蜿蜒绵长的剪刀，将海口这座滨海小城从腹部裁开，北岸是新埠岛、海甸岛。

一水之隔，渐次横跨着造型各异的桥。站在桥上看风景，极目远眺，古老的房子交错着繁华的高楼隐藏在苍翠的林木之间。

古老村落、骑楼老街、古式钟楼，繁闹小巷，一湾清水，半架石桥，构筑成了海甸溪一道道动静相宜、诗情画意的靓丽景观。

海甸溪，顺着街市流过，喧闹中益显恬淡。由她，我总是想到书本中描写的静谧流淌在法国巴黎的塞纳河，温馨浪漫，柔美多情，不食人间烟火。我以为，她的前世，该是超凡脱俗的女子！

一直以来，海甸溪于忙碌的街心缓步徜徉，两岸是车水马龙，行人如织，炊烟袅袅。喧嚣繁闹中独揽静谧安详，这是海甸溪的今生今世。

夏日的傍晚，雨过天晴，潮平江阔，落日余晖映照，波光潋滟，彩霞漫天，宛若初恋少女绯红的脸颊、跳动的心，轻轻浮现在天边，来去无踪。

因为图片报道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，《良友》的专版刊出后，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，当然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。可以说，用图片的形式报道某一新闻要素和新闻事件，《良友》画报在当时无疑走在了前列。

可曾记得，水岸人家。低矮的老房子，炊烟袅袅，古老的榕树和庙宇参差交

天堂三亚

吴慕君

的海面上，成百上千艘游艇来回穿梭，彩虹飞架，白帆飘拂，蓝天、碧海、欢歌，交相辉映，天堂般的美感，映入眼帘，醉美人间。享誉全球的世界小姐选美比赛，曾经在三亚举行了六次赛事，不仅靓丽了这座城市，也推动了美丽经济。平素时光，不论是东方夏威夷的亚龙湾畔，碧波荡漾的大东海滨，旖旎迷人的西岛沿岸，还是景色宜人的三亚湾滩，络绎不绝的外国游客身影，形成一道道多姿多彩的美妙风景线。站在鹿峰顶上，整个三亚湾尽收眼底，海天时远，云霞尽染，花叶相扶，人间静好，唯美如此。夜色降临，虹霓初上，三亚海月广场热闹非常，人们纵情地唱歌跳舞，演奏乐器，结伴沙滩漫步，伴随着海涛声声，三亚湾灯光绵延不到头，如长龙在舞动，尤显神奇。

三亚这座城市活力四射，激情澎湃。三亚的活力，不仅有充满生机的四季，更有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。海南自贸港，唯有创新，才能取胜；唯有创新，才会成功，才能让三亚得到更大的发展。这里聚集了大量人才，院士就达百位以上，国际人才纷至沓来，为三亚腾飞提供人才支撑。大批候鸟人才，每年冬季从全国各地飞来，成为三亚重要的人才资源，在三亚城市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。三亚承担着海南自贸港两大未来产业，一为南繁种业，二为深海科技，无一不是国之大者。如今，在文昌航天城，“可上九天揽月”，在三亚深海所，“可下五洋捉鳖”，一北一南，卓越非凡。海棠湾免税购物吸引大量消费回流，每天人流如织，刷新纪录，建设中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，给全国人民带来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。

三亚的美，是一种无法说尽的美，是一种能够融入血脉和灵魂的美，端的是“百鸟朝凤花蝶美，天涯海角鹿峰葱”。你再看看“静坐银滩观大海，聆听天籁浪琴”。椰风海韵泽此生，不辞长做三亚人。真的是天赐三亚，南国闪耀啊！在大自然的青睐里，在海南自贸港的光影里，三亚正越来越靓丽，越来越生辉，越来越出彩。来三亚吧，无论你是为学、创业、访问、度假，还是旅行、定居，人间天堂三亚，都欢迎你！



三亚湾日出美景。 本报记者 封烁 摄

海甸溪

王槐珂

错，凌乱的街路，尘土飞扬，孩子赤着脚丫在烈日炎炎下奔跑，深巷听到犬吠的声音。大风从溪面上吹来，飘荡着水草和鱼腥的气息。

海甸溪，顺着街市流过，喧闹中益显恬淡。由她，我总是想到书本中描写的静谧流淌在法国巴黎的塞纳河，温馨浪漫，柔美多情，不食人间烟火。我以为，她的前世，该是超凡脱俗的女子！

一直以来，海甸溪于忙碌的街心缓步徜徉，两岸是车水马龙，行人如织，炊烟袅袅。喧嚣繁闹中独揽静谧安详，这是海甸溪的今生今世。

多年来，海甸溪边枕水人家，傍江而居，世世代代，捕鱼为生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……暮色里，水岸停靠着满载而归的渔船。船舱里铺展着巨大的渔网，白花花的，渔民手持勾线在忙碌修补，等待下一次的扬帆启航。

熙熙攘攘的岸边是海鲜市场。狭长的堤岸，错杂摆放着巨大的箩筐、水桶和水盆，里面盛放着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，活蹦乱跳的，生猛之极，有章鱼、鱿鱼、海干鱼、螃蟹、海虾、扇贝、海白……还有许多，叫不上名字的。

人声鼎沸，接踵摩肩，讨价还价，妇

人在卖鱼，戴着高耸的斗笠，躬着腰，蹲在摊位前，身子的一半搁在江面上，貌似颤颤巍巍的，却行动利索，极为稳健。她们不修边幅，头发凌乱，肌肤黝黑，面容苍老，蜿蜒着沟壑，但眼神明亮，犹如海岛的阳光。她们有的来自附近的村庄，有的来自海甸岛、新埠岛、琼山，还有从临高远道而来，卖完鱼还要挑着大箩筐风风火火赶回家中，做家务和照看孩子。

海甸溪是南渡江的人海口，咸淡水的交界处。常听老人说，江流与大海汇聚的地方，海鲜是最美味的。常见垂钓者聚集在溪边，他们悠闲自在，大有姜太公钓鱼的模样，不同的是他们的钓具不是鱼竿，而是一个个系着绳索的玻璃瓶，瓶子里装有面粉调制而成的鱼饵。提着瓶子垂放入水中，不一会就能“装”上鱼来。这样钓上来的鱼儿一点都不受伤，完好无损，鲜活无比！

海岛风味，滨海小城，海甸溪川流不息，暮色里，椰林寂寂，树影婆娑，夕阳欲颓，彩霞染红江面，渔船唱晚，偶有飞鸟掠过……光影流转，夜幕降临，隔岸万家灯火通明，波光闪烁，沿着河堤漫步，灯光迷离，常有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之感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海甸溪，从远古走来，奔向宽阔的海域，流经我们的家园，见证了海口的变迁；海甸溪，一湾清流，滋养万物，繁衍后代，生生不息！

以梦为马

林江合